

洪水猛獸江亢虎

王 成 聖

「三無主義」的創始者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五月二十七日，共軍進入上海。當時，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裡，還關得有一批抗戰勝利後判處徒刑的漢奸。其中有一個幸運者，由毛魯澤東下條子特別優待，因而不但沒有槍斃，反被中共派任為監獄圖書籍管理員，直到老死為止。此人便是「三無主義」的創始者，自號洪水猛獸的獨人黨魁江亢虎。

江亢虎以我國「正宗社會主義者」自居，原名紹楨，以字行。江西弋陽人，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出世，小時候長得肥頭大耳，胖胖篤篤。他曾自詡過目成誦，記憶力頗佳，領悟力亦強，書是唸得很好的。堂上雙親認定他是亢宗之器，又希望他能成爲一代文宗江文通（淹），字以亢甫，暱稱江郎。往後，他的老東家袁世凱痛斥他：「江，洪水也，虎，猛獸也，亦即洪水猛獸之邪說」，他便索性改名江亢虎以行世了。

十六歲應童子試，以案首入庠，翌年鄉試高中第四名舉人。江亢虎得了功名，長了見識，便看準了八股要走上坡，新學必將抬頭，乾脆脫下

長衫進學校，在東文學社習日語，再負笈東瀛，進早稻田大學學法政，兼修英文法文。十九歲學成回國，滿口新名詞，一根打狗棒，儼然一名假洋鬼子，却是官廳異常之大。袁世凱派他的秘書長楊士驥邀江入幕，主持北洋編譯局。江亢虎偏嫌那只是個差使，非爲正式官吏，拂袖而去，再渡扶桑。老袁很有耐心的把江再請回來，任爲刑部主事，不久又調京師大學堂英文教習。江亢虎依然覺得不過癮，便三旅日本，專研社會學，被江發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在當年還是大大的冷門，江便決心從冷鍋裏爆熱栗子。自此標新立異，譁衆取寵，與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的同時，竟然大聲鼓吹「三無主義」，主張無國無家無宗教，「免受國、家與宗教的痛苦」。江亢虎驚世駭俗的說：

「欲求親愛、自由、平等、快樂者，必先破壞家庭。破壞家庭以及傾覆政府、廢棄宗教。論事，則爲根本之圖，而成功則咄嗟可辦，更不難以和平手段得之。」

除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以外，康有爲和梁啟超的論調，也使江受到頗深的影響。馬克思加康

有爲加梁啟超，使江訂下了獨人黨的政綱：——贊成君主立憲，反對武力革命，使用經濟手段改革社會，由經濟平等而社會平等，然後實行民權。有了政綱便寫文章，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在吳稚暉（敬恆）等設在巴黎的新世紀雜誌上，江亢虎用徐安誠的筆名，發表了「無家庭主義」、「自由營業管見」等稿。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春三月，江亢虎開始了他的週遊世界之旅。七月到北京布魯塞爾，留了一陣子學，辛亥（一九一一）夏回國，以「社會者個人之團體，個人者社會之份子」作號召，在大門口掛上「個人會」的招牌，着手籌組新團體。却是苦於乏人問津，無人願予傾教，組會不成，顏面無光，乃以丁憂爲名，到南京去住下。千方百計，再鑽門路。於是因南通狀元張謇之介，遍訪南京、蘇州兩地的各育嬰堂，然後撰文爲嬰兒請命，痛加指責各地育嬰堂爲「人世間另一地獄」。由而他自告奮勇，要在南京勸業場創辦模範育嬰堂和保姆傳習所，詎料各方反應冷淡，不獲支持，一皮包計劃胎死腹中。江亢虎屢屢受挫，倒能再接再厲，他請調兩江總督張人駿，呈上一

紙說帖，介紹地稅歸公學說，並擬與英美教士在龍潭山開辦個農賑會，充作地稅歸公的試驗場。張人駿將說帖批交勸業道李子川研究辦理。江亢虎削尖了腦袋鑽營，方始有了個眉目，偏偏他又跑到杭州，在女學聯合大會上演講：「社會主義與女學之關係」。大放厥詞，天花亂墜，不曾想到，他那些荒誕不經的謬論，被浙江巡撫旗員增韞聽到了。增韞是個不折不扣的守舊派，他竟小題大作，認真查辦，具摺奏報清廷，指控江亢虎的言論有甚於洪水猛獸，要把他當作「亂黨」抓來砍頭。幸虧江亢虎在張人駿那兒還有「說帖」一案，張人駿怕受連累，只好挺身而出，力保無他，方始將江亢虎的一條性命，從鬼門關口救了回來。

五十黨員正反各半

京杭鐵羽，再赴上海，拉攏了女子進行社、惜陰公會和天鐸報的贊助，江亢虎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七月十日，舉行成立大會於上海張園，好不容易拉到四百餘名聽眾，可是等他一篇演講講完，四百餘名支持者倒跑了三百五六十名，祇剩下了五十個人願為會員。江亢虎乃以這五十名會員為基礎，辦了一個「社會星」雜誌，他在創刊詞中便夸誕浮囂，飛揚浮躁的說什麼：

「社會主義在中國今日，正如漫漫長夜，涼蟾已墜，曙色未晞，惟見數點稀星，依稀閃爍於沉陰積晦之中。……然星固幽黯之華燈，而係光明之顯像。……佛陀枯坐樹下十有九年，仰視明星而悟大道，耶穌降世，則星現於東。……」

……

主張無宗教的江亢虎，居然把他的「會」，形容得有如佛教耶教般的各有其靈異了。「社會星」出到第三期，清吏下令停刊，那「數點疏星」也就此全隱。辛亥之秋，武昌起義，全國各地紛起響應，當國人領手同慶，喁望共和。江亢虎這個社會主義的開路先鋒，偏又大唱其反調。著書立說，力稱推翻滿清有大不可者十二，投寄各報，無奈沒有一家報紙敢予揭載。只有一向最支持他的天鋒報摘其一段，登在讀者投書欄裏，連作者的名字都給刪掉了。

辛亥年保皇不成，倒是引起日本侵華派的注意。日本右派理論家，二次大戰後被列為戰犯的北一輝，把他那一段文章譯為日文加以披露。從此以後，日本右派人物便和江亢虎搭上了線。他們是想利用江亢虎專唱反調，使大革命後的中國一分為二，不得統一，以便於日本軍閥的蠶食鯨吞。所以，日本右派命半田一郎等人和江亢虎混在一起，俄國的若干社會黨員也在他的左右經常出現。如此這般，江亢虎比較得心應手了，他掛起「中國社會黨」的招牌，設本部於上海，又在南京路謀得利戲院演出話劇籌募黨費，即令門可羅雀，蝕了老本，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仍能於民國元年元月七日成立，並且籌備出刊「南京人報」，一筆募得三千兩的籌備經費。

民元之初，江亢虎為推展黨務四出奔走，在南京、蘇州和杭州各設支部，但却在湖南、湖北兩地遭到地方當局的峻拒。江亢虎窘急異常，他纏住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要求孫大總統幫他

說項。但是民黨要人章太炎却把他那一套罵得體無完膚，宋教仁、譚人鳳等也一致反對，連好好先生譚延闓都大搖其頭，以期以為不可。

不久南北議和，孫中山先生讓位袁世凱，南北統一形將實現，這是日本右派所極不願見之事。因此江亢虎便在晨鐘報上著論反對，使得國人大大為詫異。此時，他又極力進行請以崇明島為無政府共產主義實驗地，其結果當然仍是徒勞而無功。

江亢虎的那一個黨員人數奇少的「社會黨」，從新開張起，黨員便鬧意見，連黨綱、宗旨都無從統一。事實具在，迫得江亢虎不能不視然自承：「反對宗旨者半，反對主持之人或其他特別事故者亦半。」民國初年怪現象，便有這麼一個怪政黨。

袁世凱的臨時大總統位子坐牢了，民元六月，江亢虎揹着社會黨的招牌北上，晉謁老東家袁世凱。那一天老袁特地命他兩位智囊梁士詒與張一鸞在座接見，江亢虎「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他在老袁跟前大吹法螺，力說：「亢虎所主張者乃世界社會主義，不妨礙現在國家的存在。而所以要求世界社會主義者，係因中國社會黨並非政黨，所處之地位在社會而不在政府。但希望大總統能予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使成為強有力之政府與國家。尤其如今南北猶有隔閡，政府與同盟會亦不無猜忌之心。……今社會黨在政治上雖無勢力，然黨員已達兩萬，在社會上鼓吹之勢力甚大！如果大總統厲行國家社會主義的話，社會黨亦能力為聲援。」

華府一筆風流孽債

老袁聽後，確曾為之動容。什麼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他都聽不進去，倒是社會黨有二萬名黨員，又有那麼個黨，也許在國會之中可以為他吶喊助威。因此老袁曾經答應代江亢虎在政府中找個位置，然而江亢虎却以現政府不會有適當的位置給他為詞，逕予婉謝，反而鬧得老袁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梁士詒，張一鑾當然看得出他是擺漫天討價的姿態，但却故意不去點破，於是又讓江亢虎繳羽而歸。

宋教仁正奉中山先生之命改組同盟會的國民黨，江亢虎也去送過秋波。他表示願使社會黨員全部加入同盟會，他願將社會黨改成學會組織，以便作在野的輿論上之支援。倘若此議成功，那就搶在民國十二年、三年共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前了。可是宋教仁聽了毫無興趣，江亢虎只好自說自話：「宋君聽之，而不能用」。

認真說來，民元的鄂督黎元洪、湘督譚延闓，都稱得上是反共的急先鋒。黎曾痛斥社會黨「多無聊之人」，大江報為該亂黨之秘密機關。譚延闓更令派軍警查封社會黨支部，拘捕主持人，並且電請北京通令取締，又嚴令通緝社會黨員何海鳴、凌大同等。甚至江亢虎一到漢口，黎元洪立予逮捕下獄，直到誣殺開國功臣張振武案受盡輿論指責，始將江亢虎釋放。就由於江亢虎這一次牢獄之災，他特為編了一個話劇劇本：「縛虎記」，在上海中華戲院公演，由江亢虎現身說法，親自粉墨登場，倒也收到了不少宣傳效果。

江亢虎的東西合璧，自出機杼的中國社會改革理論，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因此中國社會黨也就受盡了冷譏熱潮，批評指責。將安娜琪社會主義搬來中國的劉師復，就曾痛罵江亢虎的主張是「顛倒蒼亂，尤難究詰」。守舊人士更是罵他在作：「百善淫為首，萬惡孝為先」的謬論。當帝俄入侵科布多，江亢虎竟然發表其荒天下之大唐的「社會黨籌邊政策」提議劃清界限，把滿蒙回藏一律改為藩屬，而與內地分立，要求各國承認為永久中立地帶，許其內政自治。但却可以歡迎各國社會黨人士，前往組織社會主義之「模範地」，「兼充無政府主義之試驗場」。難怪建議一出羣情激憤，輿論大譁，報章紛紛主張處江亢虎以賣國罪。在那一段時期，江亢虎真是聲名狼藉，國人皆曰可殺了。

民國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江亢虎又發佈宣言，認為宋案法律解決全然無效，應該繼之以政治解決，大總統袁世凱以次應親身到案，公開審判，以伸法權。這一來可惹火了老東家袁世凱，他在攻訐國民黨之前，先拿社會黨開刀，下令各省嚴禁社會黨活動，痛斥社會黨之約章：「必至劫掠煽亂，滅倫傷化，意在破壞現在之秩序，而為萬國之公敵！」二次革命既發，社會黨亦勒令解散，江亢虎逃進了青島租界。

在青島窮極無聊，江亢虎又勾搭其同鄉遺老九江探花劉廷琛，由劉介紹他和廢帝溥儀通訊，進而協助溥儀大做盜竊走私生意。溥儀自故宮盜竊，派人運到青島，一部份在當地發賣，一部份則由江亢虎走私出口，運到加拿大，售予季謨

大學。江亢虎用得來的佣金，旅加赴美，在加州大學執教，然後轉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加州大學還送了他一個名譽哲學博士學位。

就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任職時期，江亢虎撞上了五百年前風流孽債，鬧了一個天大的笑話，還被前教育部長朱經農飽以老拳。事緣民國四、五年間，一位黃姓外交官娶同鄉夫人赴美就職，黃的新婚夫人是一位著名的江南佳麗，中西文俱有造詣。赴美後又抽暇入校進修，於是又有女學生的身份。

有一次華埠留學生舉行懇親會，江亢虎、朱經農俱在被邀之列。江亢虎到會，與那位黃太太猝然相遇，一瞥之下，驚為天人。自此色授魂與，意亂情迷，兩眼直勾勾的盯住伊人不放，尙且亦步亦趨，緊追不捨。朱經農在一旁看得真切，心知江亢虎會錯意了，他趕緊上前鄭重介紹：「這位是黃某某的夫人，而黃某某則是在下的好友。」他沒有想到，江亢虎的一顆心全繫在艷光四射的黃太太身上，他根本就沒有聽見。

朱經農甩他兩耳光

從這一天開始，步入中年，兒女成行的江亢虎，便對黃夫人展開猛烈追求，他算準時間，不惜早退廢弛公務，每天風雨無阻的去接黃夫人下課，大獻殷勤，有時候還苦求駕車送她回家。黃夫人深心厭煩，却也不好意思當面使他難堪。於焉使江亢虎的勇氣大增，他挖空心思，寫了十首無題詩寄給黃夫人，纏綿悱惻，肉麻而哀艷，搜索

枯腸佳句難得時，爽性連誦淫小說「花月痕」上的：「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也抄了上去，不管唐不唐突佳人，合不合乎身份。詩末則署上他的小名「江郎」。然後附上一張小箋，上有語云：

「關於妳我的消息，留學界知道的很多，何妨加以證實呢？」

黃夫人接到這十首薛蟠體的艷體詩，和一紙說些混帳糊塗話的小箋。登時氣得柳眉倒豎，花容失色。她毫不容情的拿去給他丈夫看。那位黃先生一氣之下，更是非同小可。因為江亢虎是朱經農介紹認識的，他拉起他太太就去找朱經農。朱經農又氣又急，立刻便去找到了江亢虎，他劈頭就問：

「近來你是不是常作詩？」

江亢虎獻寶似的把那十首詩的底稿拿出來，面露得意的遞給朱經農看，口中還在說着：

「來來來，你也來欣賞一下。這是我的嘔心瀝血之作。」

捧了那份詩稿在手上，罪證確鑿，朱經農怒不可抑，他板下臉來，厲聲質問：

「你這十首詩是有所指，還是無病呻吟，藉以遣愁而已？」

江亢虎還不知東窗事發，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脫口而出的說：

「當然是有所指囉。經農兄，你不知道，自我那日見到了密斯黃，我就整日裏魂牽夢縈，眼前無時無刻不有她的情影，這相思之苦着實難耐，因此我便寫下了這十首詩，寄去給她，讓她欣

賞一下江郎的才華，也許她會為我的一片苦心所動，結就一段萍水姻緣呢……」

那一頭，朱經農却已氣得發昏，他不待江亢虎說完，甩手便是一記耳光。朱高大，江瘦小，這一耳光直打得江亢虎鼻子嘴巴一齊開花。江亢虎本能的伸手一摸，竟然摸到了一手的血，於是

他哇哇怪叫的道：

「噢，噢，好好的你怎麼打起我來了！」

朱經農餘怒未熄，指着他的鼻尖罵道：

「我當然要打你，誰教你這樣狂誕無恥！朋友妻，不可戲，你竟寫些歪詩去調戲我好朋友的太太。要不是爲了顧全中國人的顏面，我就該把你這個色鬼，送到警察局去！」

罵完了，留下滿口是血的江亢虎，朱經農恨聲不絕的逕自走了。——當天，這個笑話便傳遍

中外袖珍叢書

中外雜誌選集第一冊（三十元）王成聖主編

戴傳賢的一生（三十元）王成聖著

中外古今談（三十元）謝康著

河上人語（三十元）宋希尚著

賢不肖別傳（二十五元）胡耐安著

民初三湘人物（二十五元）胡耐安著

國內購書請參照價目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註明所購書刊冊數，立即按址寄書。

國外訂閱請開美金支票或旅行收票寄中華民國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立即按址寄書。